

梵高传

.....



THE
STORY
OF ART

艺术的故事

A BIOGRAPHY
OF VINCENT VAN GOGH

用太阳的颜色孤独燃烧

梵高传

周时奋 ——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用太阳的颜色孤独燃烧：梵高传 / 周时奋著. — 贵阳：
贵州教育出版社，2018.6

ISBN 978-7-5456-1105-2

I. ①用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梵高, V. (1853-1890) — 传记 — 画册
IV. ①K835.635.72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0721 号

用太阳的颜色孤独燃烧：梵高传

周时奋 著

出品人 王 宇

责任编辑 刘娟娟 程冠华 李洪芳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
(电话 0851-82263049 邮编 550081)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14.5

字 数 288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6-1105-2

定 价 78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：山东临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电话：0539-2925680 邮编：276017

目 录

001 | 多雾的伦敦

引 子 — 1874 — 1877

文森特心中仿佛有一根很细很细的东西颓然折断，断得那样的干脆利索。他想不到一件事情的了结会如此轻而易举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

他永远地离开了英国。

021 | 博里纳日的福音传教士

第 一 章 — 1877 — 1880

整个村子的人都喜欢他，称他为“文森特先生”。虽然他们对他在感情上仍有保留。村子里没有一间小屋未曾留下过他的足迹的，他把食物和安慰——送上穷人的家门。他照顾病人并为他们祈祷，用上帝的光芒去温暖他们的心。

065 | 埃顿之恋

第二章 — 1880—1881

夕阳照耀着他们的归途，他们在沼泽地比比皆是的水潭边上停住了脚步，一起看着倒映在水潭里的五彩缤纷的晚霞。周围的一切都渐渐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。

099 | 浪漫海牙

第三章 — 1882—1883

“啊，”文森特有些喜出望外，“你是来看我的第一个女人，克里斯汀，欢迎你。我可以为你解去围巾吗？”

187 | 梦断纽恩南

第四章 — 1883—1886

文森特在田野里写生的一个月里，总有一种奇特的感觉，他总觉得背后跟着一个神秘的影子，可每次回头看的时候又什么也没看见。但那种被一双眼睛死死盯着的感觉如此强烈。有一次他突然转身，看到有一个身着白裙的女子消失在一棵树的背后。

243 | 超越巴黎

第五章 — 1886—1888

“提奥，我需要太阳，我需要那种非常炎热、威力无比的太阳。在巴黎的整个冬天，太阳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。我在荷兰的时候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充满魅力的太阳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没有太阳，就没有绘画。是太阳把我内心的寒冷驱散，使我的色彩燃烧起来。”

319 | 阿尔的太阳

第六章 — 1888 — 1889

阿尔的太阳突然照进了文森特的眼帘，使他的眼睛一下睁大了。他在德拉加尔旅店租下了一间房间。那旅店的室内没有放画架的地方，不过文森特本来就打算整天在户外作画。他把行李往床上一扔，便匆忙跑到外面，去观赏那座美丽的小城。

381 | 圣雷米的疯人院

第七章 — 1889 — 1890

文森特庆幸自己来到这里。他慢慢地摆脱了恐惧，把疯癫看成了同其他疾病一样的东西。到了第三个星期，他发现他的同伴们并不比他们所患的病更可怕。

409 | 在奥维尔的最后日子

第八章 — 1890

但是，人是无法画出告别的。

他抬起头，仰面对着太阳。他把左轮手枪压在自己的腹部，扣动了扳机。

枪响了。他倒下去了。

他的脸埋在田野那肥沃而散发着芳香的泥土中，返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。

附：梵高年表

455 | 代后记

引 子

1874 — 1877

多 雾 的 伦 敦

我梦想着绘画，
我画着我的梦想。

一 恋 爱

二十一岁的文森特·梵高感觉到自己恋爱了。这是今天早晨当乌苏拉小姐叫醒他的时候，他的直觉告诉他的。

娇小的乌苏拉·罗伊尔是位十九岁的英国姑娘。大大的眼睛终日含着笑意，细嫩的皮肤、白皙的脸蛋和苗条而充满活力的身材，就像一树春天开放的盎格鲁特花，是那样的光艳照人。

乌苏拉和她的母亲——一个普罗旺斯牧师的遗孀，在后花园的一间小房子里开办了一所幼儿园，这所幼儿园只收男孩。文森特就寄住在她的家里。每天早上，乌苏拉小姐会准时来到他的床边，温柔地叫醒他这条贪睡的懒虫。她称他为“梵高先生”。

“梵高先生，该醒醒了。”

这是他一直期待着的声音。他知道自己即使在梦中，也一直期待着少女那一声带着伦敦口音的温柔呼唤。

他一下从床上支起身子。他看到乌苏拉小姐的倩影在楼下一晃而过，他很高兴。

早饭后，文森特戴上大礼帽和手套，向克莱普安大街走去。他只需在九点钟之前到达古比尔公司就行了，但是他心情愉快，仍然健步如飞。他对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怀着特别的好感，因为他们也一定知道恋爱是那样的美好。

他沿着泰晤士河的堤岸走着，过了西敏寺桥后，就拐进了南安普敦 17 号。这里是经营艺术品和出版版画的古比尔公司伦敦分公司的所在地。

当他踏着厚厚的地毯，从悬挂着华丽帷幔的主陈列厅穿过时，忽然想到了头天晚上最后的一位女顾客，他不禁笑了起来。

文森特知道，他所卖的东西确实很拙劣，不过到这里来买画的人也大多都是外行。可这又关他什么事呢？他只要把画片卖出去就完事了。

“今晚给乌苏拉小姐送画时，我一定要向她提出来。”他喃喃自语道，“我已经二十一岁了，又有五英镑月薪的收入，没有必要再等了。”

他每天都要为古比尔美术公司售出五十张左右的绘画翻制的照片，尽管他实际上更乐意去跟油画和版画打交道。

他从小性格就有点乖僻，不大合群，甚至有人认为他古怪、偏执。是乌苏拉彻底改变了他，把他从个人狭小的天地里拯救出来，使他看到了生活的美好。他因此变得随和起来。

奥巴哈先生喊住了他：“我收到你叔叔的来信，文森特。我已经愉快地告诉他，你是本分公司最优秀的职员。”

“谢谢您的美言，先生。”

“没什么，我准备把你调到前面的版画陈列室去。”

“啊，太好了，这对我来说确实太重要了。”文森特兴奋地说，“先生，因为我……我就要结婚了。”

“是吗？这可是大新闻。婚礼定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大概……今年夏天吧。”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婚礼的事。

“那好极了。你在年初已经加了一次薪，不过等你结婚旅行回来，我想还有希望再加一次。好好干吧。”

“乌苏拉，你等一下。”梵高喊住了正要进屋的乌苏拉。

她回过头来瞥了他一眼，打了个寒战。夜色如漆，寒星点点。一线亮光从厨房的窗户里透了出来，给他以温暖的感觉。他闻到了乌苏拉头发上的阵阵幽香，这时候她正紧裹着披巾，双手抱胸站在他的面前。

“你冷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啊，咱们进屋去吧。”她低下头，抬起那双大眼睛，“怎么啦，梵高先生？”

“我想和你谈谈。你知道……我……就是说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这会儿不行，我冷得打战。”

“我想，你应当知道，我今天升职了，我就要调到版画陈列室了……这将是我一年中的第二次晋升……”

乌苏拉莫名地后退了一步，夜色中的她显得楚楚动人。

“你想说什么呢，梵高先生？”

听出了她语调中的冷淡，他在心里暗暗责骂自己的愚蠢。他定了定神。

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其实你是知道的，乌苏拉，我真诚地爱着你，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妻子。”

他看到，由于自己的突然镇定，乌苏拉大为诧异。他不知道该不该在这时候上去拥抱着她。

“你的妻子？”乌苏拉显然用夸张的口气说，“哎呀，梵高先生，这可不行。”

黑暗中，他看着她的眼睛。“为什么？看来我是……”

“怪事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在一年前已经订婚了？”

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。

“你说的那人是谁？”

“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我的未婚夫吗？在你来到我家之前，他就住在你现在的房间里呀。”

“你知道我爱你，可你一年多来居然不告诉我。”当时，他已经不再慌乱。

“你爱上我难道是我的错？我只不过想和你交个朋友。”

“你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，已经把他忘了，对不对？乌苏拉，我才是你所爱的人。”

理智和谨慎全被他抛至脑后，他突然抱住她，在她小巧的唇瓣上疯狂地吻着。

“乌苏拉，你并不爱他，你要和我结婚，成为我的妻子，是吗？没有你，我真会受不了的。”

“和你结婚？”她叫起来，“难道谁爱上我，我就得和谁结婚？放开我，不然我要喊人了。”

她挣脱身子，气喘吁吁地跑开了。她走上台阶的时候，低声地咕哝了一句：“红头发的傻瓜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再没有人来叫醒他了。

这一天，他只售出二十幅图片。这些图片对古比尔公司来说是大有赚头的，可是文森特对赚钱已经毫无兴趣。他对那些前来购画的顾客没有一点耐心。

“你说大名鼎鼎的梵高家族的这一位，今天是怎么啦？”同事们开始议论起来。

“谁知道，一大早就不能快。”

“他有什么可发愁的呢？在巴黎、柏林、布鲁塞尔、海牙和阿姆斯特丹，那里的古比尔公司的分公司有一半是属于他叔叔文森特·梵高的，那老头身体不好，又没有子女，将来有一半产业一定会分给这位同名的侄子的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他的另一个叔叔亨德里克·梵高，在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开着大画店呢；还有位叔叔，科尼利厄斯·梵高，也是荷兰最大艺术品商号的总经理。哎呀，全欧洲的艺术品几乎都快捏在梵高家族的手里啦。”

一个星期来，文森特茶饭不思，夜不成寐，昔日的迟钝已经变成了神经质。

星期天的下午，他跟着乌苏拉来到花园。“乌苏拉小姐，真对不起，那天晚上让你受惊了。”他说。

她抬起头来，用大眼睛淡淡地瞥了他一眼。

“没事，我们都把那事给忘了吧，行吗？”

“我只能忘了我的唐突，而在当时，我说的确实是真心话。”

他朝她走近了一步，她闪开了。

“别说了，梵高先生。”乌苏拉几乎嚷着，“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”她转过身，沿着林荫下的小路走了。

文森特快步追了上去。

“我再说一遍，乌苏拉，我是多么地爱你呀。你不知道，这一星期来我是那样痛苦。你为什么一见到我就跑了呢？”

乌苏拉站住了，她转过身来。

“我没有时间了，梵高先生，”她毫无表情地说，“你原来说过的，你什么时候要回家度假呢？”

“七月。”他嗫嚅着说。

“那好嘛，我的未婚夫也正好在七月要来这里度假，到那时，他可要住到他原来住过的房间呢。”

“我决不会让给他的，我的租期还没到呢。”

七月来临了。某一天，当文森特走进客厅的时候，乌苏拉和她的母亲正好也坐在那里，她们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“我只带走一个手提包，罗伊尔太太，其余的东西都留在房中。这是我离开两周应付的房费。”文森特说。

“我想，梵高先生，你还是把东西带走的好。”罗伊尔太太说，“下星期起，你的房间已经有人租了。”

他转过脸，用狐疑的目光询问乌苏拉。

“是的，梵高先生，”她母亲回答道，“我女儿的未婚夫来信说了，他说要你离开这间房子。”

二

痴情的孩子

特奥多鲁斯·梵高穿着牧师庄重的黑色外衣，乘着马车到布雷达车站去接他的儿子。他禀性善良，有教养，又勤于职守，在他的教区里被赞颂为德高望重的牧师。然而二十五年来，他一直被埋在松丹特这个小小的村镇里，他是梵高家六兄弟中唯一一个没有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人。

自从丈夫走后，文森特的母亲安娜·科妮莉亚一直守在窗户边上眺望着。没等到马车停稳，她已经把门打开了。她一眼就察觉到从马车上跳下来的孩子有点不对头。

“啊，文森特，我的孩子。”她喃喃地念叨着。

安娜·科妮莉亚是海牙人，她姊妹中的一个嫁给了文森特·梵高叔叔，另一个则是阿姆斯特丹有名的斯特里克牧师的妻子。

“哪儿不舒服呢，文森特？”晚饭后她问儿子，“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呢。”

“不，妈妈，没什么不好。”

“伦敦适合你吗？”特奥多鲁斯说，“如果不行，我就请文

森特叔叔把你调到巴黎的分公司去。”

文森特激动了，“不，爸爸，千万别这样，”他嚷着，“我不想离开伦敦。”

松丹特附近的荒原上有漂亮的松林和一丛丛橡树。文森特终日徘徊在那里的田野中，凝视着荒原上无数的水塘。他独自一人在那里写生。他觉得，只有绘画才是他唯一的消遣，因为这样才能驱散乌苏拉在他心头的影子。

特奥多鲁斯一直因为长子没有选择自己的职业而不胜沮丧。一天黄昏，父子俩探望了一位生病的教友后驱车回家。

“我的父亲是个牧师，文森特，我一直盼着你也能继承这一事业。”

“您想要我改变职业，爸爸？”

“我只不过说说，要是你想……可以住到阿姆斯特丹的约翰叔叔那里，在那里上大学。斯特里克牧师也主动提出过要指导你。”

“您是要我离开古比尔吗？”

“噢，不不，但是，如果你在伦敦不快活，有时候人们不妨换换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但我没有离开古比尔的意思。”

他离家返回伦敦的那天，双亲把他送到布雷达车站。母亲把她那温暖的手放在他的手上，轻声温存地说：“别难受，亲爱的。将来，等你的工作和生活安定后，娶一个可爱的荷兰姑娘，